

■新作聚焦

李青松生态散文《看得见的东北》:

伐木时代后, 该怎样书写东北林区生态?

□汪树东

李青松坚持生态文学创作长达30余年,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领域中重要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家。他从当《中国林业报》记者开始,就颇为关注中国的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到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及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工作后,他更关注森林修复和森林保护对国内生态的全局影响,并在职业生涯中,踏访全国山河,调查生态现状,寻访引人入胜的各地风物。他的《遥远的虎啸》《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开国林垦部长》《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等报告文学作品呈现了我国林业生态建设事业中的各种风景,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重要收获。

近年来,李青松有意在纪实笔法中更多地融入个人的独特情感和对生态问题的长久感悟,创作了不少新鲜的生态文学作品。《万物笔记》《大地伦理》《相信自然》《北京的山》等力作连续推出,社会影响卓然不群。新作《看得见的东北》聚焦于告别伐木时代后的东北林区和森林生态,书写东北特有的地方风物,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伦理,是对当下生态文学热潮的一种积极回应。

首先灌注于作品中的是尊重生命、尊重自然、肯定生态整体观的生态伦理。李青松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告别了伐木时代,该怎样重新认识自然?该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本书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的确,李青松的生态文学创作始终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他的生态伦理既来自利奥波德、梭罗等先贤的哲理启发,也来自于他长期的野外调查与观察反思。他在《鳊鱼圈》中考索清朝开始的东北鳊鱼贡制,在《黑熊:蹲仓叫仓揣仓》中谈及对黑熊的猎杀,在《大马哈鱼》中书写大马哈鱼的悲壮洄游等,都流露出对这些东北特有的野生动物的关注和尊重,对它们遭受的灭绝之悲剧和猎捕的惨痛表达了极大的批判与忧愤。李青松也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灵性,例如在《红松之美》中对东北红松的勇气、精神和力量的礼赞。当然,更为令人尊敬的是,李青松始终坚持从生态整体观角度来审视东北的森林。在《哈拉哈河》中,李青松既写出了哈拉哈河流域生态的整体性,也强调哈拉哈河和整个地球生态之间的微妙联系。在《大马哈鱼》中,李青松更是关注通过大马哈鱼而达成的海洋生态与陆地生态之间交互共生的宏大协奏曲。在《大兴安岭笔记》中,李青松非常关注菌类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独特作用,“没有蘑菇等菌类,森林中倒下的枯树就会层层堆积;没有蘑菇等菌类,森林里的生命链条就会断掉,那张我们看不见的‘生命之网’就会脱落。”李青松自觉地以生命之网的生态



《看得见的东北》,李青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告别了伐木时代,该怎样重新认识自然?该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得见的东北》聚焦于伐木时代后的东北林区和森林生态,书写了东北特有的地方风物,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伦理,以生态眼光发现自然万物的丰盈诗意,深情回望历史,呈现出东北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前景

整体观来审视自然万物与人类。这种生态伦理赋予了《看得见的东北》纯正卓然的精神底色。

其次,李青松的《看得见的东北》展示了对东北林区生态博物学式的审美建构。李青松的生态文学作品是具有相当大的知识密度的。例如他的《哈拉哈河》写的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一条河,把历史与现实熔于一炉,把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活画出一条北方河流的全貌,洋溢着生态整体观的盎然诗意。他在文章中以壮丽的笔触描绘了哈拉哈河边火山岩上长出来的森林,精确地呈现了花尾榛鸡、黑熊、松鼠、哲罗鱼等鸟兽虫鱼的生活习性与生态位,同时穿插叙述了哈拉哈河上的打鱼人、诺门罕战役对当地生态的破坏、日本人对阿尔山林区的生态破坏以及阿尔山林务分局的伐木活动和封山育林。至于《鳊鱼圈》《大马哈鱼》《贡貂》《红松之美》等篇章更是展开了魏紫姚黄的生态博物学的审美建构。他在《红松之美》中这样描绘红松林的烟雾:“红松原始林的上空,常常弥漫着黄色的烟雾,像是撑开的宽阔的黄色大伞,把整个林子罩住了。形成这种黄色烟雾的,是千万棵红色的花粉。高大的红松上,开着无数多雌花和雄花,雌花的花冠,雄花的花冠在雌花的下方。六月下旬,花开放了,黄色的雄花粉飘向空中,每一粒极小的花粉上都有两只小小的鼓鼓的气囊,所以它比空气还轻,能飘到

树冠去同雌花结合,能飘到林冠上空,随着气流在那里飘着、流着。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黄色的烟雾。”这是多么精确、神奇而又美丽的生态画卷啊!生态博物学的知识视野保证了李青松生态文学作品的科学性,也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自然历史的好奇心,拓展出一种生态文学作品独有的审美趣味。

此外,李青松也试图在《看得见的东北》中的不少篇章里探索生态文学的新的艺术路径。例如《哈拉哈河》以一条河流的流淌为线索,相继呈现了与此流域生态有关的各种野生植物乃至人类历史、渔猎活动,最后上升到地球生态的整体观照中。此种结构堪称生态散文领域里的一种独创,将纪实与抒情共熔于一炉。《大马哈鱼》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大马哈鱼的历史、习性、生态位和赫哲族渔民黑嘎爹的坎坷命运,以及对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坚守,和年轻一辈黑嘎、冬妮娅夫妻的乡村振兴事业结合在一起。在真切地勾勒出大马哈鱼这个神奇物种的同时,也展现了赫哲人的历史和现实,礼赞了绵绵不绝的宇宙大生命。小说和散文的笔法相融,相得益彰。而《大兴安岭笔记》要写大兴安岭林区告别伐木时代后的林区生活和生态景观,作者集中呈现了大兴安岭林区深处的小镇塔子气、绰尔林业局河中林场的蘑菇圈、绰尔大峡谷、敖尼尔林场,最后以林中小语生态感悟结束全文,突出了生态文学的地方感、空间感,特

色鲜明醒目。

尤其难得的是,李青松能够以生态眼光发现自然万物的丰盈诗意。例如他在《哈拉哈河》中写河边的火山熔岩上白桦、赤桦、黑桦、红柳、青杨、榛子等植物繁茂,“那些植物就是在火山岩的废墟里长出来的。植物吞噬了废墟,吞噬了废墟底下的肉和骨头,吞噬了它能够成为它能量的一切,且长势茁壮,饱满强壮。渐渐地,它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主角。”《大兴安岭笔记》中写森林中的蘑菇:“当腐败之物行将瓦解的时候,蘑菇将一切消极的能量迅速转化,靠自身的内聚和吐纳,建立起生态系统中新的法则、新的秩序。因为蘑菇,森林里的腐败之物获得了新生。”这就是生态眼光发现的自然生态的盎然生机和丰盈诗,使得李青松的生态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内在的诗意化特质。

整体看来,李青松的《看得见的东北》是对告别伐木时代的东北林区和林业生态的一种细腻生动的文学赋歌,是对另一种被遮蔽被忽略的东北形象生态塑造。他以自觉鲜明的生态伦理描绘了东北大地上黑熊、紫貂、鳊鱼、大马哈鱼等独特的野生动物,深情回望历史,呈现出东北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前景。他的创作展开了关于东北林区的生态博物学式的审美建构,并有意开创生态文学的新的艺术路径,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穿越百年时空,纵览文学中的北京镜像

——评「百年文学中的北京」书系

□李林荣

■关注

编选一部反映北京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变迁的文学佳作集,是很多热爱北京因而希望对北京能有比生活直感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的书人都曾有过的念头。但要真正做到并且做好并不容易。看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张莉主编的五卷本套书“百年文学中的北京”,想起上一部类似选题的文集,或许是33年前问世、之后多次再版并纳入“中国文库”的姜德明先生所编的《北京平——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正如“编者的话”里所说,编这样的书颇为费时费力,材料搜集浩繁,取舍定夺亦难。

“百年文学中的北京”五卷本包括小说三卷、散文和诗歌各一卷,而散文卷《散文中的北京》又早于其它四卷两年出版。与姜德明先生当年立志荟萃写北京的纯文学篇章的设想有所不同,“百年文学中的北京”从打头的散文卷开始就把选择范围限定在纯文学领域,只收作家之文,未收政治家、历史学家或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相关写作,在突出文学品质方面,《散文中的北京》和《小说中的北京》《诗歌中的北京》,显然做得更严格也更精细一些。

以《散文中的北京》所收的27篇作品来看,无论是第一辑“北京的思与情”里老舍的《想北平》、沈从文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林海音的《苦念北平》、邓友梅的《漫说北京》、乔叶的《北京的“某”》、侯磊的《冬日取暖》,还是第二辑“北京的人与事”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叶广岑的《颐和园的寂寞》、肖复兴的《老北京的夏天》、刘一达的《捱骂京味儿》、宁肯的《我与北京》、彭程的《家住百万庄》、袁凌的《北漂纪》,以及第三辑“北京城的风光”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周晓枫的《紫禁红》,尽管围绕北京风物的描写和北京人生活状况的叙述占了全文大部分篇幅,但弥漫其间和浸润其中的,一概是静水流深、安详澹然的情意抒发。对这类作品的推重,正体现着编者独特的散文观:“散文是一种有情的写作。所谓有情,既指作品本身的情感性,同时也指写作动机。只有有情感,才可以对此人、此事、此物写下感悟。”

事实上,也只有像北京这样历史人文与自然物产的融会积淀极悠久、极深广的海纳百川式的大城市,才会让来路不一、性情各异的人文墨客和作家、艺术家,身临其境而沉浸其中,在毫不着意的岁月消磨中彻底摆脱以我观物、物我相隔的孤寂感和疏离感,获得物我合一的属地认同意识和物我两忘的属地代言心态。对于北京这种大开大合的城市精神气度,如果说构筑在纪实底座上的散文适宜从作者个人忆述的视角,进行静谧的生活场景描摹和细切的感悟升华,而收以点带面之胜,那么,能在虚构天地里纵横驰骋的小说,则大可以尽力铺设人情物理的曲折流动脉络,勾画纷纭多变的社会众生相和纠葛重重的故事线索。

小说卷所收的47篇作品,以1986年和2005年为发表年限,分成了《京城风景》《北京故事》《新北京人》三册。不过,贯穿这47篇小说的叙事主轴,并非单一的风景、故事或人,而是三者熔于一体的北京城市精神的现代转型和当代发展。列在小说卷之首的鲁迅小说名篇《彷徨》,为“北漂叙事”标定了一个醒目的现代起点。“浮生手记”所倾诉的虚构世界里的失败经历,反映的却是对现实挑战、跨越人生挫折进取不息、探索不止的一代有为青年的奋发崛起。直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种以小说的镜像来映照大时代的昂扬蓬勃的叙事基调调和融冰化雪、灯火闪耀的青春光彩,仍然保持着映衬现实的鲜亮暖色。

相形之下,张洁的《“冰糖葫芦”》、林斤澜的《头像》、陈建功的《驴圈把胡同9号》、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刘绍棠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李陀的《七奶奶》、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汪曾祺的《安乐居》、赵大年的《西三旗》,这些涌现于新时期文坛的北京题材短篇小说,收敛了故事格局、放低了叙述调门,聚精会神地凝视改革开放初兴之际的首都社会风貌,锚定了劲调动京腔京韵的各路修辞手段,或白描写意,或工笔彩绘,或横截面传神,或纵剖面演绎,着力点都放在把当时北京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共感强烈的日常生活际遇尽可能活灵活现、原汁原味地搬进文学世界。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说法,这些小说里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致和写环境,其实都是在写与时代之变同步变化的心和人情。也正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和整个文坛,无论哪个角落、哪个侧面,给当时和后来的读者的感觉,都是热气腾腾的。

从王朔的《顽主》、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史铁生的《老屋小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叶广岑的《梦也曾回到谢桥》,到李洱的《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徐小斌的《黄和平》、梁晓声的《灿烂》、荆永鸣的《外地人》、徐坤的《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收在《北京故事》里的这11篇作品,多半都是作家个人的代表作,并已成为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年代的北京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和民生百态的经典文学档案。其余五篇,也多属作家随后长篇力作作的先声前奏,极具创作心理和题材锤炼的范本意义。

至于《新北京人》中付秀莹的《花好月圆》、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笛安的《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文珍的《有时雨落在广场》等作品讲述的新北漂故事,实际上是在接续《北京故事》里邱华栋、梁晓声、荆永鸣的那几篇小说所写到的人物与故事。社会背景与时俱进的推移、人物关系跨世代跨阶层的多边扩展,以及随城市生活的现实变迁而在语言层面呈现的京腔、京韵和京味的杂化甚至弱化,使得这些作品在北京题材小说的历史谱系里显露出一层掩不住的新意。此外,的十来篇小说,如宁肯的《火车》和刘庆邦的《泡澡》,人物与故事都扎根北京本地,其新意主要不在题材而在形式架构。

60首诗歌组成的“百年文学中的北京”诗歌卷,可谓针对1918年至2020年百余年间各种流派新诗创作的一个“发现北京”的主题归属和历时性展示。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康白情、傅斯年、徐志摩、林徽因、卞之琳、冯至等新诗奠基者之外,郑敏、谢冕、任洪渊、海子、西川、臧棣等学院派诗人,食指、舒婷、杨炼、顾城、欧阳江河、伊沙等参与推动了朦胧诗潮前后一连串波浪相逐的诗歌变革的几代诗人,都携其佳作、齐聚一堂,展示出新诗与其重要发祥地北京的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

作为“北京老舍文学院导师讲议书库”的一种,“百年文学中的北京”书系不仅相对完整地涵盖了三类文学体裁,而且还在每一篇小说、散文和每一辑诗歌之后,附加了由青年学子撰写的创作背景介绍和赏读提示,让读者捧读作品的同时,也有机会跟编者切磋对话,进而加深理解和认识。

文学源于生活也属于生活。文学中的北京,源于现实的北京也属于现实的北京。“百年文学中的北京”原本就在北京,如今它赫然成册,来到我们近前,恰似碎锦汇聚、镜面新开,给我们提供了看待北京过去、体味北京的现在和将来的敞亮视野。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读者视点

关中乡村浮世绘——读陈忠实中篇小说《梆子老太》

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既有性格即命运的因素影响,更难以摆脱时代的潜移默化与造化弄人。陈忠实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正是以关中一位普通农村妇女为主角勾勒时代变迁,刻画多样人性。

梆子老太的葬礼拉开了小说的序幕。作者很快笔锋一转,出殡埋葬的第三天正午到了,家人最不愿意看到、最为担心的一幕事情发生了——梆子井村竟然没人前来共同抬杠梆子老太棺木前往坟地。之前埋葬村里逝者的时候,乡党们总是自发帮忙,总是惋惜地谈起其生前种种的好。为何独对梆子老太如此冷淡?倒叙开始,情节展开。大名黄桂英的梆子老太的人生,几个称谓基本能够概括,从“梆子媳妇”“盼人穷”到“贫农协会黄主任”再到“梆子老太”,上演了一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喜故事。

这部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语言朴实生动,感情淳朴真挚,描写准确到位。虽然难以比肩《白鹿原》的宏大叙事风格以及史诗性质,但是相当耐读耐看。该小说当中的多个主题,包括正直勤俭、孝顺父母、敬重乡党,在陈忠实作品中一直激荡汹涌,终于在《白鹿原》当中得到更加饱满的诠释,汇聚成为时代河流的醇厚与强大。

(杨苏红)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读刘可风的《柳青传》

读刘可风的《柳青传》后,我为柳青画了四幅像。第一幅是伏案写作、深入生活的文学家。我以为,体验生活就是作家到一个地方去走走,最多住上几天,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和旁观者的思考,观察受访者的生活。但柳青的扎根不仅是到访,更是一同成长;不是空头说教,而是切身实地深入生活,真心实意为村民的吃穿用度操心,尽心尽力帮助村干部解决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第二幅是钻研思考、调查研究的思想家。柳青的一生都

在广泛阅读,钻研思考,调查研究。他在农村最基层中、在生产的第一线上思考问题、研究方法,从而解决问题。第三幅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他自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到延安,到部队,到大连,他亲自领导东脂县印斗区三乡的农村工作。解放前战斗中千难万险,斗争中的残酷无情,他都经历过。一路走来的生活培养了他的勇气和志气,也滋长了他的正气和定力。第四幅是挂棍倚门望女归、严慈相济的老父亲形象。夫人

马藏去世以后,柳青失去了生活管家、文学助手和情感的依傍者,幸而生命的最后几年,有长女可风陪伴左右。许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父女都是在谈话中度过。本书将《柳青与女儿的谈话》单列出来,让我们从这些谈话中,了解更为血肉丰满的柳青形象。“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这是柳青写给女儿的诗,寄托了期望又寄予着志向,或也可成为我们后来者的座右铭。

(何琼)

三餐有味,四季有景——读汪曾祺散文集《五味》

中国人爱吃,也爱谈吃。古往今来,兼文学家与美食家于一身的代有其人,不说苏轼的东坡肉和东坡肘子,也不说只会吃不会做的袁枚与《随园食单》,单说当代的汪曾祺先生,尝遍各地小吃,闲暇之余写出多篇有关饮食的散文,成就了这本《五味》。此书如一幅绘尽生活百态的长卷,将世间滋味与人生感悟细腻交织,每翻一页,那缭绕的烟火气与醇厚的人生况味便扑面而来。

汪曾祺先生以食物为经纬,编织起华夏大地的饮食版图,如塞北

草原的烤全羊外皮焦香,内里鲜嫩多汁,那是游牧民族的豪迈奔放舌尖的跳跃;江南水乡的清蒸鲈鱼佐以葱姜,清蒸之下保留鱼肉的原汁原味,恰似江南的温婉细腻融入盘中。还有北京的豆汁儿、云南的菌子、西北的羊肉……书中的每一种味道都是地域文化的鲜明烙印,饮食不再是果腹之物,而成了地域灵魂的寄托。菜食中满是生活的新鲜质感,文字与生活共绘出清新佳看。

在这美食集萃下,隐匿着人生的百般韵味。他走遍祖国各地,每到

一个地方,专拣僻静小巷,去寻当地的各类吃食。因此所食所喜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津津有味,满口生香。

三餐有味,四季有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汪曾祺将人生的起伏跌宕、喜怒哀乐,绘于烟火日常,以豁达通透烹煮出生活的回甘,在烟火与文字间架起桥梁,指引我们于平凡饮食中探寻非凡人生,心间充盈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

(汪恒)